# Special abilities- Vitality

主篇TAG：雁、波賽斯　　後篇TAG：維什尼亞克

---

早晨的微光穿過倫敦逐漸散去的陣陣晨霧透進事務所醫療部的玻璃窗，金色髮絲讓晨光打得一片晶亮，女性正拿著擦拭用布料在醫療部外頭的長椅上整理手中的橫笛，精巧的拆卸、擦拭、吹塵、裝回…動作緩慢而流暢得漂亮。

「雁小姐，早安。」帶著區域腔調的招呼聲響起，雁抬起頭看見那位來自東方的女孩手裡拿著一只紅漆木盒，正笑著跟自己打招呼。

「紙織早安，這什麼？」打量著那在英國算是相當少見的餐盒，幾乎只有在舶來品交易所才會看見的手製高價品，裡頭正傳來淡淡的香氣。

「早餐，一起吃嗎？不過是我國家的口味就是了。」紙織笑著從紅漆木盒裡頭拿出一個飄著騰騰蒸氣的東方麵糰熟食——好像叫做包子來著。

「其實我對於紙織的能力感到挺好奇的，這應該不是元素或者精靈的能力吧？」

這麼一個聽似簡單的問題讓才剛大口咬下包子的紙家大小姐產生了一瞬間的停頓，黑曜石般的大眼睛對著雁那有如天池映著天空的藍色大眼眨了兩三下，咬下一口溫熱的包子皮、慢條斯理的咀嚼，行為舉止有些刻意的拖慢回答問題的節奏。

——微微皺起眉頭，這問題該用什麼方法說明才能讓外國人理解呢？

「我覺得…這個要解釋可能需要用到地圖。」紙織思考了約莫兩分鐘，像是下了決心一般的彈了一個響指，然後將手中的包子塞回紙包、再放回紅木盒子。

動作俐落的撿了張手紙把手上的食物痕跡擦乾淨，然後用等待的眼神看著身旁的雁，後者原本正慢吞吞的收拾、組裝手裡的樂器，直到看見女孩等待的目光…一反動作的抱起還有幾個部件尚未組裝完成的橫笛。

「妳邊說，我邊聽…如何？」牽著紙織的手就往魔援…醫療部走進去。

兩個姑娘在魔援組的收納區東翻西找了許久，最後摸出了一捲塞在紙筒裡頭、混在許多魔法陣圖中的中國大陸水路圖，拍去上頭沉積許久的灰塵…先把一邊桌上的雜物、圖紙、盆栽給拿起、收拾。

搬這兒、移那兒的動作引來了在魔援部裡打瞌睡的另一人——波賽斯的注意。

「你們兩個拿著水路圖在做什麼啊？」看著那裝著熱食的紅木盒被塞到自己面前，波賽斯也毫不猶豫的直取了一顆包子往嘴裡塞，在咬到包子裡頭的肉餡時停頓了一下…繼續嚼嚼嚼嚼嚼的發問。

「姆…這條水域，在中國稱為長江…」紙織指著水路圖紙上頭一條從大陸的西北一路貫穿整片大陸直到東北出海口的長長水路，一旁的雁跟波賽斯看著水路圖的規畫配置，觀察出這是一條相當蜿蜒長流的運河。

「然後這裡是杭州，也就是我以前居住的地方……這是幾年前的地圖啊？杭州怎麼才這麼小丁點？」纖細的手指自長江出海口往下滑了一些距離，指著某個北有長江、南有湖泊的小城鎮，看著那規模根本不太對的小城鎮…忍不住抱怨了一句。

「然後……我想想。」紙織對著雁跟旁聽的波賽斯介紹了一條長河、一座城鎮…然後該怎麼解釋才比較妥當？

——眼下的這兩個人、懂人有三魂七魄這回事嗎？
——生命之流又該怎麼解釋？

紙織沉默許久之後，臉上的表情在這段可以稱上漫長的安靜下變化了兩次。

最終緊皺的眉眼在一個嘆氣後，伸手摘下手中那兩件皮革縫製的操作手套，緊接著雙手漂亮的在空中輪迴了兩圈…空氣彷彿被牽引一般、在手掌的移動下被搓揉成一團可直接看見的氣團。

「所謂的氣…在中國意味著生命氣息，也就是生命的力量…但並不屬於我們這些操縱者。」紙織一邊說著有些繞口的英文、一邊藉由流轉雙手的動作操控著手中的氣團。

氣團在操控下轉成一抹氣旋，被揚手的動作拉高、變成了氣刃攀附在紙織的手指尖上，最後又是揉化的動作重新將氣刃壓成氣團，最後一個拍下手掌的動作將氣團拍得煙消雲散。

實際操作之後，接續的是纖細手指在水路圖上滑向那長長大江的水流起點，然後隨著手指的移動一路向東解說…解說的同時思緒逐漸飄遠直到那些她曾經在離家的路途中，一路走來的山色風水…

「而這裡…是名為長江這條河流的源頭，水的源頭也可稱為生命源頭，這裡的生命是純淨的…高山、森林、岩石、生物皆是不受人類所操弄的自然。」

從馬車裡頭清醒的清晨時分…在掀開布簾的時刻感受到涼爽的晨風朝霧…噠噠移動的馬車與駕車人招呼早安的嘹亮歌聲；中午太陽炙熱的讓森林的樹蔭間呈現出閃爍參差的微光、微風掃過樹葉帶動山林間的蟲鳴鳥叫。而夜晚走獸的生命步伐…又襯托出屬於山林的寂靜感。

「生命經過成長、歷練的打磨後，會逐漸往外擴張、蔓延…最終離開出生之地，然後隨著成長伴隨的演變、學習，在生命之源裡可稱為進步、也可稱為汙染。」

驛站中與商人的討價還價聲彷彿再次出現在耳邊，在停留的同時吃著熱燙的麵食、聽著村莊裡頭少兒們在學堂聽著講習的聲音，打磨過的肉刀抹在牲畜的脖頸而發出的哀嚎聲…

「最初的生命及最終的生命都是難能可貴的，最開始的純淨、最終的參透…」

最終想起的畫面卻是在小時候在杭州紙家大宅外頭…那肅穆的送葬團隊，以及奶娘、侍女們拉著尚且年幼的她回到宅子裡，並嚴聲告誡這是不可以直視的場面。

———怎麼覺得自己好像有些逆著所謂的生命方向前進呢？

「而在最終之前，借用前人那已用不上的、多餘的少許…成為力量。」這裡的前人泛指所有即將離開的生命之氣。

「……有點深澳。」聽著許久的雁沒有漏看紙織在講述時逐漸轉換的溫柔表情，或許這是他們西方人不能讀懂得東洋氛圍吧？

「這好像在講故事？」波賽斯也同樣似懂非懂的表情，但手裡消滅包子的動作並沒有停下。

「嘛…沒關係，當故事聽聽就好。」最終遠離家族生命之地，來到這裡的紙織漾開一抹笑。

【原理操作】

幾個精巧的手勢轉換、紙織手中快速的搓揉出一團比起方才示範時還要小卻更加清晰可見的氣團，一邊維持手中的氣團、一邊用眼神與笑容詢問投擲的方向。

「窗戶！窗戶！」波賽斯很好奇這樣的氣團砸上脆弱的窗戶到底哪邊會被消滅。
「窗戶應該會破…就門吧？」雁藍色的大眼睛流轉了許久後，把目標準確的指出。

女孩點了點頭…幾個深呼吸所吐出的氣體被肉眼可見的搓進了手中的氣團裡，就剛才的理解來說也許加入一些自己的氣息會操縱的比較準確…些？

一個在中國拳法裡頭的起腳、探步、踏出，手裡的氣團像有生命似的跟著那纖細的手指、流暢舞動的手腕、流利的手肘不斷移動…

一個迅速的雙手推出…氣團果斷離手往前衝去。

「你們醫療部這裡有藥水嗎…噗！靠！」有些早起低氣壓的聲音，那是機研部名叫維什尼亞克的男人推開了醫療部的大門……被氣團直接正中臉部。

魔援部的三位同事看著眼前那何其無辜的受害者臉上紅了整片，毫無防備的往後倒去、後腦撞上地板…

「嗯———該開始工作了！」
「…工作工作。」
「欸那個…就放著不管嗎？」

【對不起———強制END】